

翠袖乾坤

文潔華

一生沒有太多被面試的經驗，這是一份幸運吧；其後出席了不下面試，不過是坐在枱的另一邊，看着來應徵的人的表現和表演；繼而慶幸自己並非坐枱的對面。

面試

枱的此岸與彼岸並非敵對，但有的是權力關係。只有一方可以決定對方的期望可否實現，而且那可能不是一份期望。來應徵的人可能正在水深火熱當中，他的表現可能拯救了一家人，也可能把他從抑鬱中拯救出來，且扭轉他往後的命運。枱對面的人極可能對被面試的人的情況一無所知，包括這個人被拒絕以後的失望程度和心理狀況。

這當然不是面試組人的責任，但也是因為這份無知以及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肆意起應徵者的底細，批評及懷疑。「您看他戴上玉戒指，真嚇人！」「不知何解，我感到這個人雖無過犯……」而應徵者則說出了平生從未說過的謙卑的話：「我確實努力……，我很努力，我會努力……。」

荒謬的對話也經常出現，特別在面試即將結束，面試的人循例問應徵者有沒有問題的時候。「您方才問我未來五年的事業計劃，現在我倒想問您們公司未來五年的計劃？」、「您們到底想聘用一個怎樣的人？」（答：「請翻看我們公司招聘職員的網頁。」）「我想問我剛才面試的表現如何？」（這條問題極可能招致扣分。）

絕對不能「衰尾」。我旁觀者清，如非必要，最好不要胡亂提問，但又不好站起就走；較宜說會把問題留待未來合作時再去了解，並同時感謝面試的人給予的愉快的談話，然後禮貌告退。

古今談

范舉

近年來，中國大陸流行了一種觀點，全面市場化和商業化就是好。不過，過度的市場化很可能打擊民族工業和自己創新的精神。世界盃英格蘭、西班牙隊出局，熱門球隊倒灶，帶來了許多的啟發。

悅目。許多人都以為，這兩個國家的足球比賽水平很高，在世界盃一定有好表現，但現在證明，這兩個國家的代表隊，大比數地輸給了名氣不大的球隊。很多足球版的球評家找替罪羊，拚命地攻擊教練和他們的主力球員，缺乏頭腦，不會變陣。事實上，這兩個國家的足球因為過度商業化，表面強大，名氣超過其實力，乃是偽強隊，屬於本土的有實力的球員並不多，青黃不接，後繼無援的弱點已經暴露無遺。他們在本國的聯賽中，表現水平很高，因為有很多外國的球星加盟，現在，這些在聯賽中的超級明星回到了本國的陣容裡，反戈一擊，立即要了西班牙和英國隊的命。平日外援佔據了主要的位置，本國的年輕球員就上不去了，到了世界盃，外強中乾的底子就暴露無遺了。

球評說，英軍主帥鶴臣破格大打「進攻足球」雖屬好意，但史杜利治、朗尼及韋碧克無法控制住中場，後防的球員太弱，上了年紀的前鋒根本不夠氣力回來幫助協防，導致兩連敗。這是紙上談兵，英國隊根本就是實力不足。評論批評鶴臣不敢換下謝拉特、朗尼，調動「後生的球員」進行接替。其實，這些年輕球員沒有國際賽經驗，實力不足，教練心中早有數。

西班牙的打法集中了巴塞隆納的打法，以短傳進攻為主。但一樣有一個大問題，許多外國的大球星，都回到了拉丁美洲的國家隊，打法一樣，但實力已經低了一檔。更加重要的是，球員年紀偏大，氣力不足，遇上丁快打快攻，何況逼球，反擊凌厲，他的打法，完全失去了對足球的控制權，近身逼球，反擊凌厲沒有其他的打法，獨沽一味。德國的拜仁慕尼黑，大勝巴塞隆納，已經找到了破解西班牙短傳進攻的戰略戰術。所以，西班牙的實力和打法的缺點，在拉丁美洲的教練眼中暴露無遺，輸波是必然的。

失敗早已在過度的商業化過程中形成了。職業化的足球，吸引了發展中國家的足球明星，養大了自己的對手，又熟悉英國和西班牙的打法和弱點，在世界盃調轉槍頭，怎能不敗。英國西班牙不願意改革，終於自吃苦果。足球的規律是這樣，企業和產業的管理規律，也需要有自己的特色和有生力量。獨沽一味靠代工，為他人作嫁衣裳，經濟體積雖然大，但中國的製造業並非強國。所以，長期停留在這個水平，非常危險，非改革不可。

英格蘭、西班牙隊出局帶來的啟示

雙城記

何冀平

北京的城區曾有「內七外九皇城四」的說法，意思是內城七個，外城九個，圍繞紫禁城有四個，這四個指的就是後來的東城、西城、崇文、宣武。崇文和宣武這兩個城名很有意思。明燕王朱棣在奪取了他的侄兒建文帝的皇位以後，年號改為永樂，把首都由南京遷到北京。一四〇六年（永樂四年）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改建北京城。至今安定門外和箭門橋附近，還有元大都土城的遺跡。第一，把元大都的南城南移，把原北城拆去，東西城也拆一部分，另建了新北城。第二，為防水患，把土城改為磚城。第三，把元大都的十一個城門改為九個，城門的名稱也改了，比如原來的文明門改為崇文門。宣武門也建於明代，初稱順城門，後改稱宣武，以正陽門即前門為中心，西側稱宣武，東側稱崇文門，兩城相互呼應。崇文與宣武的命名上遵循了古代「左文右武」的禮制，「一文一武對應，取「文治武安，江山永固」之意。大約三年前，說是為了便於管理，把崇文、宣武這兩個城取消，歸並統稱為沒沒味味的東城、西城。

我的家原來在西城天安門附近的一個四合院，我出生在那附近的「家私立德國醫院，三歲起在中山公園裡的古老庭院讀幼稚園，七歲就讀的小學和中海只隔一道牆，我家居住的地方可謂北京的心臟，中國的心臟。一九五八年，北京市要修建人民大會堂，要拆除所在地的

所有民居，我家也在其中，我們是北京市乃至全中國第一批搬遷戶。說起來現在人可能不相信，那時候聽說國家需要修建人民大會堂，家家爭先恐後地表示願意搬離，沒有任何要求，任何條件，支持北京市建設，北京政府沒有費一點力氣和口舌，不必說服，不必賠償，說到賠償，好像有點安慰費，也就幾百塊錢。這個地段是全中國最貴的地段，價格不敢想像，說句笑話，如果我的家堅持不搬成為「釘子戶」，可獲賠的一定是天價。很快，附近居民都高興興搬走了。我的家被分配搬到崇文門外一片新建好的樓房，叫幸福大街。一個四合院，二十多間房上萬尺換成了九百尺，沙發、屏風、通頂大櫃都放不下，但家人包括兒時的我，都很興奮，不必再燒煤火，有上下水道的廚房、煤氣，洗手間就在房子裡，這就是共產主義，這幸福大街真幸福。我在此地度過了少年時期，從此愛上崇文，直到又過了五十年，自己置買的房子也在崇文。

崇文是北京市比較小的一個區，但綠化程度是北京最高的。有兩個公園大壇和龍潭公園，有袁崇煥祠，北京城東南角樓，燕墩，正陽橋疏渠記碑，汀州會館，陽平會館戲樓，南園子天主堂，金台書院等等名勝古跡。喜歡美食，我最歡喜的是有一家崇文門菜市場，遠近聞名，買的菜蔬是最齊全最好的，還有兩家頂級烤鴨店召聚德和便宜坊。曾經的一任崇文區長很重視文化，他召集起住在崇文的文化名流，出了一本《崇文賦》，我也應邀寫了文章。現老區長不知去哪兒了。明代崇文門稱文明門，現在沒有了崇文，也沒有了文明。

豆腐

經過了滴水的浸淫，擁有了潔白的身軀，這就是豆腐。所以老百姓喜歡說：滴水點豆腐，一物降一物。

豆腐的前身是大豆。大豆是不可或缺的農作物，陶淵明深知此物的寶貴，歸田田園，便「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陶淵明當過官的，不太懂稼穡，所以讓豆苗們受了點委屈，雜草搶了風頭。為了大豆的豐產，陶淵明只好「晨興理荒穢，帶露荷鋤鋤。」，這是一種很高的境界，必將種出幾畝優質大豆來！

眾所周知，豆漿是美味的，還能美容養顏。一直以來，豆漿和豆腐關係匪淺，它們都是大豆的寵兒，餐桌上的佼佼者。

據說，淮南王劉安發明了豆腐，這點著實令我佩服。查了相關史料，得了一句歇後語：「劉安做豆腐——因錯而成」。顯而易見，這豆腐不是經過劉安的冥思苦想研究出來的，而是無意間將滴水滴到豆漿裡面，豆漿自己凝固成了豆腐。滴水點豆漿，自然成豆腐，大有無心插柳成蔭的況味。

作家王小波也很佩服豆腐的發明者，他認為是中國古代的勞動人民發明了豆腐，對劉安隻字未提。我想劉安不會介意的，反正，他發明豆腐也沒費多大力氣。

豆腐是中國的國菜。品質優良的豆腐，不但外形美觀，潔白如玉，更有托在手中晃動絕不塌方，放到鍋裡久煮而不破碎的特點。豆腐秉性稀軟，老少皆宜，口感細膩，入口即化。它既可以獨立成篇章，又可以和它菜相雜陳。

油炸豆腐，外酥裡嫩。把豆腐切成片，撒點鹽

巴，稍微醃製幾分鐘。然後放到熱油裡炸一下，直至色澤金黃，撈出，瀝乾油水。裝盤直接食用，風味獨特。

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把豆腐切成丁，把小葱切成絲，兩者摻在一起，點上香油醬醋，筷子攪勻，即可食用。在這裡，白生生的豆腐是主角，小葱的作用只是讓這道菜色澤誘人而已。此菜簡易爽口，深受社會各界人士的喜愛。

白菜燉豆腐，很家常的菜。喜歡吃肉的，可以往鍋裡放點五花肉，最妙的是加一小撮粉條到鍋裡。煮到粉條滑膩，豆腐浮腫，白菜稀爛，肉片漂浮。這個時候，一家子圍在一起，大快朵頤，全然是吃火鍋的氣氛。冬天的菜餚，這個是主打產品。

我喜歡豆腐，皆因它象徵著福氣。記得，小時候，每年年三十晚上包餃子，母親總會在其中幾個肉餡餃子裡，塞進幾塊豆腐丁。這樣，誰吃到帶豆腐的餃子，母親就對誰說，你吃到豆腐餃子了，你有福氣啊！久而久之，在我們眼裡，吃到豆腐，就成了有福氣的象徵。

有一件事情，令我非常不忿。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竟然把「吃豆腐」這樣美好的享受，生生演變成了男人對女人的騷擾行為。至於典故從何時而來，眾說紛紜，各執一詞。但是此事與豆腐西施有關，是無疑的了。賣豆腐的老闆娘賣西施，來買豆腐的男人垂涎三丈，以買豆腐為名，常來打情罵俏。老闆娘為了營業額的增加，也就時時逢場作戲。如此這般，吃豆腐的就多起來。瘋傳至今，恰逢網絡時代，舊事重提，猖獗更甚。所以，我極不喜歡豆腐西施，再美也不喜歡，因她

糟蹋了豆腐的緣故。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有一樣不是豆腐的「日本豆腐」也來沾名釣譽。

在一家餐廳吃飯，我點了一道「鐵板豆腐」。端上來之後，我大呼上當，眼前這黃澄澄，油膩膩的東東，怎麼可能是豆腐呢？服務員笑着向我解釋，這是日本豆腐，雞蛋為主要原料做成的，雖然和普通豆腐不一樣，但是它軟香可口，口感非常好。鑒於服務員態度較好，我忍住心中不滿，委婉要求將此日本豆腐換成咱中國豆腐。並且表示，可以為這份冒牌豆腐買單。最終，我吃到了地道的麻辣豆腐。

我極厭惡這毫無根據，扭曲事實的日本豆腐。曾因此事發微博，在網上呼籲：請大家把日本豆腐叫日本雞蛋吧！因為它跟豆腐毫不沾邊呀！

在生活中，跟豆腐沾邊的應該是素有「東方奶酪」之稱的豆腐乳。豆腐乳亦屬於豆腐家族，與豆腐淵源頗深。腐乳的生產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了。《本草綱目拾遺》記載：豆腐又名菽乳，以豆腐醃過酒糟或醬製者，味鹹甘心。

北方的超市裡陳列的多數是白腐乳和紅腐乳。大街小巷叫賣的多是青腐乳。

青腐乳就是「聞着臭，吃着香」的臭豆腐。說起臭豆腐，還有一段有趣的小故事呢！

臭豆腐的發明者是安徽的一位讀書人王致和。王致和京城趕考，名落孫山，於是，利用祖傳手藝，在京城開辦了一家豆腐坊。時值夏季，豆腐坊裡賣不出去的豆腐經常發霉，變質變味。聰明的王致和把這些豆腐切成小塊，放到罐子裡，撒上鹽粒，密封醃製起來。過了一

段時間，王致和打開罐子，一股臭氣撲鼻而來。但是王致和沒有因此而倒掉這些顏色變得發青的豆腐，他抿了一小口嘗了嘗，沒想到，有一種奇異的香氣，在嘴裡打轉轉。眾鄰居品嚐之後，也交口稱讚。於是這種製造臭豆腐的方法被沿襲下來。王致和歪打正着，慧眼獨具，做了臭豆腐的伯樂。考不上狀元又能怎樣？單單這一點就令人萬分折服。

我不但愛吃豆腐，也愛吃豆腐乳，還發表過豆腐塊文章。豆腐塊文章發表在報紙的一個小角落，令我欣喜異常。稿費不多，百十來塊。夠上網費，夠電費，還夠我買豆腐吃。我樂此不疲，晝伏夜出。可是，蠢笨如我，我的豆腐塊文章，哪一天能變成「豆腐片」文章啊？我的朋友安慰我說：「別急！別急！心急吃不了熱豆腐！」

啊！又是豆腐！

■豆腐 網上圖片



澳門藝術節的好戲

澳門今年舉行的藝術節正值第二十五屆，我也湊湊熱鬧，「過大海」捧捧場，欣賞一下今年精彩的表演。可惜時間有限，只能看到很少演出。

《聖荷西謀殺案》是我的首選，它在香港首演時我已經觀看了兩次。我很喜歡此劇，曾告訴《聖》劇的編劇莊梅岩：這劇是我「最喜歡」的「莊氏出品」之一。這次澳門版本由澳門的戲劇農場製作，班底是港澳劇人。

以一齣關於謀殺案的舞台劇來說，《聖》劇最特別的地方也許是沒有懸疑性。我有看到首演時，到了完場前十五分鐘仍沒有看到將會發生命案的伏線，所以我以為所謂謀殺，是指劇中角色人物這些異鄉人被令他們窒息的移民生活謀殺，有人則告訴我，她以為男女主角是被男女主人翁互相怨恨的婚姻生活謀殺。冷不防謀殺案要到最後幾分鐘才發生，更令人驚訝的是，原來早在故事在台上發展前，一宗謀殺案早已在數年前發生了，這真叫人意想不到。

澳門藝術節和戲劇農場將這個精彩的舞台劇介紹給澳門的觀眾真是一件好事。近年很多人都說澳門的表演藝術發展蓬勃，可是，當我叫當地年輕一輩走進劇院，親身體驗一下看舞台劇的感受時，他們不是告訴我當地的舞台劇演出數目很少，沒有選擇，便是說不懂得挑選。我曾經要替他們挑選劇目，並親自帶他們走進劇院看話劇。因此，這次《聖》劇由澳門藝術節和戲劇農場引入，讓澳門的觀眾有機會看到這個曾獲頒「最佳劇本」獎項的劇目，同時亦能促進港澳的戲劇交流，都是對兩地的戲劇發展大有裨益的。

有兩名年輕澳門人從未看過舞台劇，我推薦他們看《聖》劇。之後他們分別告訴我原來舞台劇是可以如此好看，以後他們都會多進劇院，欣賞這種表演藝術了。由此可見這次的版本演出水準不俗，足以吸引到新觀眾對舞台劇發生興趣。

《聖》劇除了一場戲之外，全劇都是由三位演員演出，是很省功力的挑戰。而那一場雲集內地港台澳演員來演內地港台三地角色人物在美國加州相聚而產生的種種衝突的戲就很有趣，各人都演得自然可信。最難得的是兩位飾演內地暴發戶夫婦的演員完全沒有將角色作典型化的演繹，自定立場嘲諷他們。這場戲除了展現角色之間文化和地域之外的矛盾，亦令一齣謀殺案劇添上深層意義。

演藝影

小蝶

一張蘇格蘭紙幣

方寸不亂

方芳

這個月在大不列顛島由北至南，走了多個城市，其中包括蘇格蘭的首府愛丁堡，威爾斯的首府卡迪夫，英格蘭的首府倫敦等。在蘇格蘭越過英格蘭途中休息站，買點飲品補充，店員竟不肯收我手上蘇格蘭銀行發行的英鎊，她強調這是「蘇格蘭紙」，一定要收英格蘭銀行發行的英鎊。

不是同一個國家的貨幣嗎？為甚麼會有拒收的情況出現？這好比我們在香港，若只收中國銀行發行的港幣，而拒收匯豐銀行的港幣，不是匪夷所思嗎？在英國的朋友說，兩者都是法定貨幣，是沒理由拒收的。

在蘇格蘭期間，報紙的新聞報道，蘇格蘭九月將會公投，決定是否脫離英國，成為獨立國家。但英國朋友認為，可能性是不大的。相當部分蘇格蘭人猶豫不決，在蘇格蘭居住的英格蘭人及華僑，都不願意蘇格蘭分裂出去的。英國金融部門更表明，一旦蘇格蘭分離，不能繼續使用英鎊為貨幣。或許是這個原因，令英格蘭休息站的收銀員，對「蘇格蘭紙」有點前臆意識吧。

我們在蘇格蘭愛丁堡附近，參觀了在維多利亞時代，有北部溫莎堡美譽的「安妮克城堡」(Annick Castle)，這一座具有中世紀風格的古老建築，綠草如茵，依山傍湖，美麗而淒柔。這城堡正是電影《哈利波特》中的魔法學校霍格華茲的取景地點。

居於蘇格蘭首府愛丁堡的《哈利波特》作者羅琳，是反對蘇格蘭獨立的名人之一，她捐款一百萬英鎊，資助反對蘇格蘭獨立的運動，被網民罵作「叛徒」。她在網站上指出，在支持蘇格蘭獨立的陣營中，那些極端民族主義者，喜歡把任何不願盲目支持蘇格蘭獨立的人都「妖魔化」。

看來，擅寫魔幻小說的人，一旦涉入政治，自身難保，也困於妖魔化之中。

此山中

鄧達智

幾歲穿上首條牛仔褲？

在青春年少上世紀七十年代，牛仔褲經歷五十年代占士甸、六十年代反戰口號和平愛愛谷谷，進入牛仔褲需求量大增時代；原裝美國產Levi's在當年在香港為首，作為世界時裝生產中心啟幕歲月，不易找，不易買，價錢更不便宜。

十二歲，喜歡時尚的父親給我置入第一套牛仔裝，牛仔褲+牛仔褲，另加紅色Logo運動衫。早熟的我，牛仔衫褲正是衣服與性關係的啟示，當年書友堂兄弟大概難得享受過類同的肌膚感受。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無線電視年輕節目音樂錄像豐富了我們的時裝感，柯士甸道、金巴利道酒店有豐富便宜出口剩餘Levi's、牛仔褲提供；至愛近山林道，位於彌敦道「白石」White Stone除Levi's、Lee、Wrangler等名牌外，來自印度棉質民族風味襯衫、希臘山羊毛織肩袋、奧地利Globe木底涼鞋……當身邊同學朋友幾乎百分之九十換上牛仔褲，自己朝方走向入國貨公司，購買文革後期供應充裕的白棉襯衫藍斜布褲草綠布鞋。那一代的年輕人都穿過牛仔褲，當他們的下一代穿牛仔褲長大，這個下一代，便是我們完全融入西方時裝的時代，那是我少年腦海的想法。並非三、五、七年，三十年過去，十幾歲時的想法得到印證，倒沒想過當年仔褲統一全世界，也是全球化白熱時代，美國文化獨大，那些流傳以千年計的世界各地衣着文化正為這條藍布牛仔褲死亡或正在式微。

牛仔褲旅程

我們可否來一次「時裝文化反革命」？相信不再容易。雖然世界各地設計師不斷利用不同種族不同形式的傳統服裝及各地的設計師不斷利用不同牌包裝，那也不過表面功夫，無補於事！民族服裝細節不過一時話題花邊再難恆久注入新一代裝扮思維。牛仔褲在過去數十年發展已深入不啻高若西藏、低若以色列死海，冷若蒙古、熱如撒哈拉沙漠的人民都同心一致穿上牛仔褲，真是全民意識。

回想那些搭火車到希臘，穿過南斯拉夫的暑假，人身上或行李都帶上好幾條「水貨牛仔褲」，甫過境，即時除下，自有「專人」接洽以美元兌換。

今天牛仔褲不僅統治全球過去的共產國家、文明古國、工人階級或貧下中農，甚至過去視之為洪水猛獸的五星級酒店大堂、三星級餐廳、貴賓賭場也正在戰勝自己的保守，「隻眼開隻眼閉」歡迎牛仔褲貴客光臨。

由平至貴各式新型新布新技巧牛仔褲曾經弄花了我的眼睛也弄光了我的口袋，過去廿年最吸引還是巴黎Marithe + Francois Girbard 品牌，當中國雲南農民傳統基礎調子的牛仔衫褲，還原時尚到民族風！